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Tim Gautreaux

SAME PLACE, SAME THINGS

死水恶波

[美国] 蒂姆·高特罗 著 程应铸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im Gautreaux

SAME PLACE, SAME THINGS

死水恶波

[美国] 蒂姆·高特罗 著 程应铸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2-6327

Tim Gautreaux

SAME PLACE, SAME THINGS

Copyright © Tim Gautreaux 199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In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水恶波/(美)高特罗著;程应铸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9655-8

I. ①死… II. ①高… ②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1930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 仲召明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7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25
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655-8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-65233595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

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候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

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

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

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死水恶波
021	晚间新闻令人胆寒
044	赌桌上的调味酒
070	梅兰·勒布朗求婚记
089	思想的领航员
106	空路不堪望
133	灭虫人
154	沟中小蛙
182	合法偷窃
199	劫持
220	返航
235	悔

死水恶波

水泵修理匠哈里·林特尔是个行事谨慎的人。他看见乡间狭窄的车道上布满又干又硬的车辙，便扳下变速排档，想让车子缓慢通过。他开的是辆老掉牙的福特，道上隆起的土脊磨摩着车底的轮轴，使得结构单薄的车轮重重地弹跳起来。一群乌鸫鸟从路边死寂的灌木丛中窜出，在天空盘旋而去，宛如撒出去的一把砾石。此刻，他正在思忖，沿着这条路还要开多久才能抵达那个妇女居住的农舍，他在客栈接她电话的时候，她没有告诉他准确方位，好像她对自己家的具体位置不甚了然似的。道路两旁是草莓田，被炽热的太阳烘烤着。当地居民告诉他，这里已有七个星期没下雨了。

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伸向路心，擦着他的车头灯。卡车后面尘土漫天飞扬，形成一片浓浓的烟雾，如同妇人在扑粉化妆，沿路的灌木林被涂染得灰白灰白，看上去好似火山熔岩稠厚的喷流。显然，此地遇上了一个罕见的旱年。

不一会，他的车在一幢外墙安有挡雨板的农舍前停下。农舍前面有一道倾斜的篱笆，是用带倒钩的铁丝编成的。他推开车门，走下车来，可是不见屋里有人出来招呼，他砰的一声甩上车门，又故意狠狠放声咳嗽。他长期在此地奔波谋生，对这一带农村的习俗有足够的了解，他知道村民们不喜欢陌生的不速之客出现在他们的门廊下，如果你是他们的亲戚或邻居那当然例外。尤其在当前的萧条

时期，对他们而言生活是如此艰难，简直没有什么人值得相信。最后，他不得不按响车上的喇叭，他发现一扇窗子里总算有了动静。大约过了半分钟，一个妇人走出来，身上穿着薄棉布做的居家便服。

“你是水泵修理匠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正是，夫人，敝人名叫哈里·林特尔。”

她仔细打量着他，仿佛他是市集上一只她权衡是否购买的山羊。

快要跨出门廊的时候，她回过头看了看屋后的那片农田。

“顺着这条小路走一会儿，你准能碰到我丈夫，他正在试着修理那台水泵呢。”

他很反感她说到“丈夫”两字时脸上露出的冷漠表情。碰上那种蔑视自己丈夫的女人，他总感到很不舒服。她走出门廊，经过前院一片长度约莫十五英尺的草地，草地上长满了野生的蓟和苜蓿。她小心翼翼向水泵匠走来，他觉察到她对自己持有戒心。面对困境中的穷人，他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，在这个州奔走了很多地方，各色各样的人他都遇到过，由于贫穷，由于世事的艰难，他们丧失了内心的自尊和自信。虽然他自己也是个穷人，至少就金钱而论他是和他们相同的潦倒者，可他不一样，他从不因此而羞愧，更不气馁。她注视他的眼睛。“你猜，我有多大年龄？”

她看上去像四十岁的光景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要比他小四岁。可是对于农家妇女，你很难看准，所以还是不说为好，哈里在心中盘算。

他注视着她，她的头发呈黄棕色，眼睛是灰色的。她苗条而瘦弱，但是在她打量着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性格中还有强悍的一面。

“夫人，我是来修理水泵的，您的水泵是哪种？有什么

故障？”

“我丈夫，他马上就回来，你想知道什么他全会告诉你。但是，现在我想弄清楚你究竟来自什么地方。我从没听到周围有谁谈到过你。”

她的头发打了个松松的结，披在后面，她娇柔地举起手摸了摸头发。这一动作让哈里眼睛为之一亮。他想，她还年轻，她的年龄该是三十五岁上下。

哈里·林特尔斜靠在车门上，右手插在衣前的口袋里。他脱下草帽向后甩去，草帽越过他的肩膀落在车窗里的前座上。“我是密苏里人。”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梳理他黄铜色的短发。

她的表情依然带着强烈的疑问。“在密苏里没有水泵可修？”她问，“要不，是你老婆让你在外流浪？”

“我妻子死了，”他回答，“干我这号营生，只要哪里出现干旱天气，而且当地的水泵工又忙不过来，或者哪里压根儿没有修理匠，机会就有了。我便会跑来占据这一空缺。”

他看着她，又把目光移向她那座墙面斑驳的屋子，他发现窗格上碎了几块玻璃，用硬纸板挡着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你不留在自己老家，去把握机会呢？”

他眼睛定定地看着她，她最后那句话带有几分机智，这是他从未在一个女人身上看到过的。

“您丈夫在哪里？夫人，五十一号公路那边还有活在等我，那可是支付现金的啊。”

“耐着点性子，我说过，他马上就来。”她又起双臂，朝他迈近一步，“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外乡人会跑到路易斯安那州这鬼地方来。”

“我总是跟着干旱走。”他说，直起身子沿着栅栏走到一个出

口，这里通往一条私人车道。车道上满是高高低低的车辙。妇人尾随在他后面，她的双手滑落到臀部，抚平自己打皱的衣角。“上个星期我在德州，正干着一揽子好买卖，结果，一场覆盖墨西哥和德州的大雨下个通宵，毁掉了我的生意。因为雨后泵水的活少了，当地的修理匠能够应付过来。”他顺着这条小路放目望去，路边的农田一派惨状，庄稼全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，了无生机。“上个月我在佐治亚州北部，在那之前我在阿拉巴马州奔波，忙着抢修水泵。要不是我，那些人哪能让自己的辣椒田碧绿碧绿的。喂，我说，你男人究竟在哪儿？”

“除了我丈夫和两三个来此地找他做交易的买主，我从没见过其他什么人。”她开始打量他的衣着，她看得哈里不自在起来。哈里穿的是卡其布的衬衫和裤子，他敢肯定，在她眼中他衣服的整洁是无可挑剔的，而且上面没有补丁。也许，在她周围还没有谁的衣服像这样不打补丁呢。她身上的居家便服看上去像是用褪色的窗帘缝制而成的。“德州，”她说，“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广告，当时我就觉得你是个周游世界和四海为家的人。”

“不，夫人，”他说，“我是个浪迹天涯的谋生者。”他看出她脸上充满疑惑，知道她不可能懂得这两者的区别。她和他遇到过的许多人确实有所不同，她看上去多虑，而且对他紧逼不舍地刨根摸底，这让他甚感厌烦。在这一带，很少有人关心他从哪里来，他们只要确认他是哈里·林特尔就足够了，他们知道，任何失修的农用水泵和引擎，不管它的年份和类别有何不同，只要经他修理，无不手到病除。

他走进农田，约在四分之一英里前方的地方，有一排树是农田的边界。这时，那妇人却快步返回屋里。水泵匠看见有一根电线从屋里拖出来，穿过一棵楝树，然后再穿过沿沟的一长排柳树，他猜

这根电线准是通往一台电动水泵。发觉那个妇人没跟着他，他心中倒有些失落起来。

他一边走一边环顾农庄四周。一切都糟透了。一台泰坦牌拖拉机引起他的注意，它被隐在野草丛里的木块托着，头部已被撞瘪。一把锈蚀不堪的盘形耙子废置在拖拉机后面，如果整理一下的话，它准还能用。左边，空旷的地里，两头患浮肿病的奶牛在摆动尾巴。

他走到一排火炬松旁边，它们稀稀疏疏，形成这片农田的边界，松树上寄生了许多黑莓。汗水从他湿透的衬衫上滴落下来。从这排树再过去约莫两百英尺，有一个人正弯腰伏在一台马达上，背正对着水泵匠。哈里放声呼喊，径直朝他走去，但那人并无反应。他想此人一定是在专注地检查皮带驱动装置。这个农夫模样的人斜靠着一台钢架，钢架挂在一口敞开的井上。“喂。”哈里走上前去打招呼，但是农夫不答话，像是睡着了，虽然他处于强烈的阳光下，但是他的汗衫还是湿得像一块洗碗布。哈里蹲下来，察看水泵和它的安装方式。他看见水泵用螺栓固定在钢架上，但没有绝缘装置。两根电线悬落在井中。他期待这个人会挪动一下身体，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动静。哈里跪了下来，用手指背轻轻地碰了一下钢架，没有被电击的感觉。于是他放心地用手臂抱住这个人，用力将他拖下马达，再将他翻过身来。他死了，毫无疑问是触电身亡的。他的手指被烧焦，黑色的污迹残留在他的裤脚上。他抱着侥幸心理去触摸这人脖上的动脉，但什么也没有感觉到。他坐下，久久地端视这个人的脸，那是一张阔而扁平的脸，尽管他已经死了，但是那脸上还留着愤懑和厌烦。哈里皱起眉，可恨的干旱！他用目光扫视周围的农田，仿佛它们对农夫的死负有责任似的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走向那座农舍。

刚才和他说话的妇人此刻坐在门廊里的一张摇椅上，在凝视自己的那片旱田。她看见修理匠，脸上露出微笑，但笑得很勉强。

哈里·林特尔擦了擦下巴。“您这里有电话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说着用右手把头发抚平。“五十一号公路路口有家商店，那里有。”

他不想将这个噩耗告诉她，他觉得还是由别人来告诉她比较好。“您有什么女性朋友住在附近吗？”

她警觉地盯着他，那双灰色的眼睛睁得圆圆的。“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？”

“我当然有理由。”他说着钻进那辆硕大的表面灰尘蒙蒙的卡车，极力装出什么也没发生。他想让自己赶紧逃离，逃离她那即将爆发的悲哀。

“你转弯过来的头一幢屋，那是玛丽家，可是，那儿也没电话呀。”

“待会儿见。”他边说边推上了离合器。

上了公路，他找到玛丽，他要求玛丽去传话给那个妇人，说她的男人死了，死在水泵边。这个老妪只是点点头就走向自己屋里，然后在儿子的陪同下走出去了。她脸上冷漠的表情令哈里大为困惑，对于邻居的死，她怎么如此无动于衷？

在那家商店里，哈里打电话给县里的治安官报警。他领着司法人员回到农庄的出事现场，向他们详述了他的发现经过。司法人员察看了那具尸体，然后仰面看着赤日炎炎的天空，对水泵修理匠说，他可以去忙自己的生意，下面的事由他们处理。

哈里和一个司法官走出农田，经过农舍时，哈里竭力不让自己把目光投向农舍，可是他却不能够控制他的耳朵不去听。奇怪，他竟然什么也没有听到，既没有刺耳的哭喊，也没有激昂情绪平息后

低沉沙哑的嗓音。门廊的台阶上，两个妇女正在平静地交谈，气氛就像是讨论草莓价格那样寻常。当哈里钻进车里的时候，那个死了男人的寡妇用谨慎的目光审视他。他坐在车里，想起刚才闻到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他下意识地朝窗外张望，仿佛要找出香气的来源。

那天他修理了六台引擎，为几个小农庄解除了燃眉之急，使田里的作物免于枯死。这些活都是他的同行应付不了的难题，如定时器齿轮爆裂、调速器磨损、防水罩壳破裂等。让他心烦的是，每到一处总有人会问他，是不是他发现了那个触电的男人，当他作出肯定的回答后，那些神色阴郁的农人便会快快离开，扔下他独自把活干完。在下午的晚些时候，他用便携式锻铁炉加热一个引擎头，他细心观察金属的颜色变化，以此判断它是否达到了铜锌合金的焊接温度。就像期待女人脸颊上的红晕一样，他期待他希望的颜色快点显现。当这样的颜色一出现，他马上用熔化了的铜焊条填补引擎头上的复杂裂缝。这时，一个干瘦的意大利农夫用老鹰觊觎小鸡的目光盯着他，他的双臂在褪了色的牛仔布衬衫前面交叠着。“没那么快能修好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时间已近黄昏，哈里拉动飞轮，引擎虎气生生地转动起来，通过一根厚重的砰砰作响的管子将小溪里的水抽到了田里。溪水染着落日淡淡的余晖。农夫的脸上绽出了微笑，他用啾啾不清的口音说：“如果你修不好它，我们会将你赶出这个教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哈里反问，开始用心地清洗他的双手。

“异乡人发现一个死人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

“那总比让他老婆发现好吧，是不是？”

农夫塞给他几张纸币，转身向储放杂物的小木棚走去。“没什么事情能吓到那个女人。”他最后说。